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自 部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草叶集 恶之花



远 方 出 版 社

One Hundred
Chinese Novels

World Literature

壹叶圖 萬之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草 叶 集

〔美〕惠特曼 著

汪 宁 译

沉 思

想起那些获取高官、礼仪、财富、学位等等的人物；

（据我看，那些人物所已经获得的一切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除非它在他们身上和灵魂上产生了效果，）

因此我时常感觉他们的一丝不挂，

我时常觉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讥讽其他的人，也讥讽他们自己，

而每个人生活的精华，即幸福，都生满了蛆虫，臭气熏天，

我总觉得那些男人和女人不知不觉地错过了生活的真实而走向虚假，

我总觉得他们是靠了世俗的东西供应才活着，一无所有，

我总觉得他们悲哀，匆促，在暮色苍茫中昏昏噩噩地游弋。

奇 迹

怎么，有人看重奇迹吗？

至于我，我却除了奇迹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哪怕我是在曼哈顿大街上走动，

或者将我的视线越过房顶投向长空，

或者赤脚在海滩的边缘淌水，

或者逡巡于林中的树下，

或者白天同我的爱人闲聊，或者晚上与我的爱人共枕而眠，

或者与其余的人共同就餐，

或者在车上瞧着坐在对面的陌生人，

或者夏日午前观看蜂房周围忙碌的蜜蜂，

或者看牲畜在田野吃草，

或者是鸟类或奇妙的虫子在空中萦绕，

或者是蔚为壮观的日落，或普照在静夜晴天的星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或者是春天的弦月那优美绝妙而纤巧的弧形；
这些及其他，所有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奇迹，
万物相联，可每一个又有独自的位置。

白天黑夜的每个小时对我都是一个奇迹，
每一立方英寸的空间都是一个奇迹，
每一平方码地面都遍布着类似的东西，
每一英尺之内都聚集着相同的东西，

大海对于我是个绵延不绝的奇迹，
游泳的鱼类——岩石——波涛的运动——载着人的船，
还有什么更奇的奇迹呢？

砂轮上火花四溅

在城里川流不息接踵摩肩的地方，
我驻足和一群孩子共同看热闹，和他们呆在一旁。

在靠近石板道的大街边缘，
一个磨刀匠在操作砂轮磨一把大的刀子，
他背已驼了，用脚和膝盖，以整齐的节奏将磨石迅速旋转，
以灵活而坚定的手抓着刀子，认真地把它接近石面，
于是，像一股充沛的黄色的喷泉，
砂轮上火花四溅。

这情景以及它所有的全部，多么吸引着、触动着，
那位形容憔悴的、下巴尖削的老人，衣着破烂，宽大的皮带
紧压着肩窝，

我自己也喷射着，流动着，像个幽灵古怪地飘着，此刻在这

里给吸住了，逮着了，

那群孩子，（像广阔环境中一个不被在意的小点）

那些聚集会神的安静的孩子，那闹市的响亮的、骄傲而骚动的底边，

那飞旋着的磨石的低沉而嘶哑的呜咽声，那轻轻压住的刀片，

那火花，好似一阵阵金光闪闪的骤雨，在砂轮上散发、降落，四出飞溅。

写给一个小学生

需要改革吗？那得需要你的批准吗？

所需要的改革愈大，你为了完成它而必须具备的人格也愈大。

你啊！你没看见吗，如果有纯洁而可爱的眼阵、血液、面容，那多么管用？

你没有看到该有多好，如果有这样一个身体与灵魂，你走进人群时便带来一种欲望和权威的氛围，让每个人都对你的人格留下深刻印象？

有吸引力的人啊！浑身上下的磁性啊！

去啊，亲爱的朋友，必要时抛弃其他的一切，从今日起使自身习惯于勇敢，诚实，自尊，明确，振奋，

不要休息，直到你自身人格的自我站稳了双脚，获得公认。

从围栏中解放

从女人的围栏中解放，男人无所拘束地产生，并将通常无所拘束地产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那里才会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

从最友好的女人那里才会有最友好的男人，

从一个女人的最好的身体解放出来，一个身体最好的男人才能形成，

从女人的无法复制的诗篇中放出，才能产生男人的诗篇，
(我的诗也无非来自那里；)

从那个我所衷爱的强壮而傲慢的女人解放出来，那个我所衷爱的强壮而傲慢的男人才能变回原样，

从我所衷爱的丰腴的女人那有力拥抱中解放出来，才能从那里得到男人的有力拥抱，

从女人大脑的回纹中放出，便产生男人大脑的全部回纹，恭恭敬敬，

从女人的公正中放出，便放出了一切公正，

从女人的同情中放出，便拥有所有同情；

一个男人是地球上和永恒世界中的一个伟大尤物，而男人的每一点伟大都来自女人之中，

男人首先形成于女人的躯体，然后他才能在自己身上形成。

我到底是什么

我到底是什么呢，要不是一个乐于听到我名字的孩童？他念着它，反反复复地；

我站立在一旁——从未觉得听腻。

你的名字对于你也是这样；

难道你觉得你的名字的声音中没有什么，只是两三个发音而已？

宇 宙

它包罗万象，是伟大的自然界，
它是地球的广袤，地球的粗犷和性的特征，地球的伟大博
爱，还有平衡，
它没有漫无目的地朝窗户外边张望，亦或它的脑子无缘无故
地以预兆吸引众人来听，
它包含信仰的人和不信仰的人，它是最庄穆的慈善者，
它合时宜地保持他或她的唯实论、唯灵论和美学或智慧三位
一体的比例，
它在考虑了身体之后发现那所有的器官和部分都是好的，
它，根据地球以及他或她的身体的原理，通过精细的类推而
了解一切别的原理，
一个城市、一首诗以及这些州的重大政治活动的原理；
它不仅相信我们这拥有太阳月亮的地球，还相信别的拥有它
们的太阳月亮的星球，
它，在建造他自己或她自己的不只为了一天同时为了永久的
房子时，看到了所有民族、纪元、世代、日期，
过去，将来，如空间一般居住在那儿，永远地联在一起。

别人可以称赞他们所喜爱的

别人可以称赞他们所喜爱的；
而在我看来，来自奔流的密苏里两岸，可不赞美艺术或其他
任何事物中的东西，
直到它好好吸收了这条河流的氛围，还有西边草原的香味，
然后全部让它发挥出来。

谁来学习我这完整的功课？

谁来学习我这完整的功课？

老板、雇工、学徒、牧师和无神论者，

愚蠢的和聪敏的思想家、父母和儿女，商人、办事员、门房和顾客，

编辑、作家、艺术家、学生——到我身边来，开始吧，

这并不是作业——这只不过是打开校门，让你去上很好的一课，

从那一课到另一课，所有的课相连。

伟大的法则不客争议地生效、盛行，

我也属于同一个类型，因为我是它们的朋友，

我以相互平等的态度热爱它们，我都不会肃然起敬。

我躺着发呆，倾听某些事物的动听故事和某些事物的玄妙道理，

它们是如此美妙，我不禁怂恿自己去侧耳倾听。

我不愿将所听所闻告诉他人——我不愿对自己讲它——它精妙绝伦。

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个浑圆而精致的地球永恒而精确地运行在它的轨道上，从示有过颠簸或失误。

我不相信它是六天之内打造出来的，也不是一万年之内，或百亿年之内，

更不是逐件逐件地设计建成的，如一个建筑师设计和建造一所房屋。

我不认为七十年就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辈子，

也不认为七千万年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一辈子，
也不认为岁月终归能够斗量我的或任何别人的生命。

那难以想象吗，假如我将会不朽？如每个人都是不朽的；
我知道那难以想象，可是我的眼光同样难以想象，我曾如何
孕育在母亲的子宫中也一样无法设想，

而且从一个懵懵懂懂地两度寒暑的婴儿过渡到吃呀学语的儿
童——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而此时此刻我的灵魂亲吻我，我们相互影响却素未谋面，还
可能永远不会相见，这也完全难以想象。

又象我能够想起一些这样的思想，这本是同样难以想象的，
再如我能够提醒你，而你想起它们并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
也同样难以想象。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月亮环绕着地球并和地球一起向前转动，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它们还与太阳和别的星球不失去平衡。

检 验

一切都归皈它们，当它们端坐在那里，内心泰然，灵魂深处
浑然一体，

各种传统和外界的权威无一不处在审判的位置，

它们是外界权威和一切传统的审判者，

它们的作用只是确认那些确认自己和检验自己的东西，

虽然这样，它们自己永远有权去确证远远近近的一切，一个
也不放弃。

熊熊的火炬

在我的西北海岸，在深夜中，一群渔夫抬头遥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近年的湖边，其他的渔夫们在叉着鲑鱼，
一艘朦朦胧胧的小船隐约约地横越过漆黑的湖水，船头点
着一支烈焰喷薄的火把。

哦，法兰西之星

(1870 年 ~ 1871 年)

哦，法兰西之星啊，
你的希冀，力量和荣誉的光辉，
好似一艘长期率领着舰队的引为骄傲的船，
今天却沦为被大风追逐的难艇，一个无桅的躯体，
在它那拥挤、疯狂和临近溺死的人群中，没有舵也没有舵
师。

被袭击的阴沉的星啊，
不是法兰西惟独的星辰，也是我灵魂及其最宝贵的希望的
象征，
为自由而战和象征无畏的义愤，
对遥远志向的向往的，仁人志士对兄弟情谊的梦想的象征，
暴君和僧侣的恐怖的象征啊！

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遭到叛徒出卖了的星，
喘息着，在一个死亡的国度、英雄的国度的天空之上，
在那奇特的、热情的、讥讽的、轻薄的国度的上空喘息着的
星啊！

可悲啊！但我不愿因你的过失、虚荣和罪过而指摘你，
你那无比的悲伤和痛苦已将它们全部掩遮，
剩下的是神圣的你。

由于你虽犯下了无数错误，即仍抱着崇高的目的，
由于你不管多大的代价也决不出卖你自己，
由于你从恹恹昏睡中的确泪水涟涟地醒来了，
由于你，女巨人啊，在你的姐妹们中惟一粉碎了那些侮辱你的仇敌，

由于你不能也不愿套上那沉重的锁链，
你才在这十字架上，脸色铁青，手脚被活活钉死，——
长予啊，一直扎入你的腰里。

星啊，法兰西之船啊，长期被击退和打败了的船啊！
坚持吧，受挫的星！船啊，继续航行！

要坚信如万物之船的大地本身，
它是暴戾的火焰和汹涌澎湃的混沌产物，
从那愤怒的痉挛和毒液里产生，
最终在完美的力量锤炼下出现，
在太阳下沿着轨道前进，
你也这样啊，法兰西的航轮！

苦难的日子如烟消云散般一去不复返，
剧痛已消失，而那一直追求的解放，
瞧，当它再生的时候，高悬在欧罗巴世界的上头，
(它从那里遥遥相对，欢乐地应和着、反映着我们的“哥伦比亚”号，)

法兰西啊，你的星，又是灿烂辉煌的星，
在神圣的和平中更加清辉皎皎，
定将永恒照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驯牛者之歌

在一个遥远的北方县城，在宁静的牧区，
居住着我的一位农民朋友，著名的驯牛者，我歌唱的主题，
人们把三岁到四岁左右的公牛交给他照管，
他也会训练和驯养世界上最野性的牡牯，
他会徒手毫不畏惧地走进那小公牛激动地横冲直撞的围场，

那公牛怒目圆瞪，暴戾地扬起头高高地摔着，
可是你看！它的怒火平息得飞快——这个驯养者不久就把它驯服了；

你瞧！附近那些农场上大大小小一百来头的牡牛，他是驯养它们的能手，

它们都认识他，都对他热情无比；

你瞧！有些是那么漂亮，那么威武的模样，
有些是浅黄色，有些杂色，有些带斑纹，有一头脊背上有白条，

有些长着宽阔的犄角（多么壮观）——你看啊！那闪亮的皮毛，

瞧，那两只额上星星点点的——瞧，那溜圆的身子，还有宽阔的背脊，

它们站立得堂堂正正——多么漂亮而机敏的眼睛啊！

它们楚楚地望着自己的主人——盼望他靠近它们——它们那样扭转头来看着他离去！

多么热切的神情啊！多么依依不舍的离情别意；

这时我震惊无比，在它们看来他究竟是什么，（书本、政治、诗歌，没有了意义——其他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承认，我只嫉妒这位木讷而不识字的朋友的魅力，

他在他生活的农场上为百十头牡牛所热爱，
在平静的牧场上，在北方遥远的县里。

一位老者关于学校的想法

（写在 1874 年新泽西州坎登一所公立学校落成之时）

一位老者关于学校的想法，
一位老者朝花夕拾，晚霞满天。

直到如今我才知道你们，
哦，绚丽的、朝阳艳丽的天空——哦，草上的朝露！

并且我看到这些，这些精灵般的眼睛，
这些奥秘的宝库，这些年轻的生命，
好似一队船只，不朽的船只，正在建造和装备，
很快就要朝无边无际的汪洋出航，
很快就要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出航，
行驶的灵魂的航程上。

仅仅是一些男孩和女孩吗？
仅仅是使人烦恼的拼读、书写和算术课吗？
仅仅是一个公立学校吗？

哎，更多，多得没有尽头，
始乔治·弗克斯
嗨，这根本不是教堂——教堂具有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灵魂。”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而你，美利坚，
你是否要为你的今天认真地核算？
是否要估测你未来的或好或坏的风貌？
那么，请面向这些少女、少男，连同教师和学校。

晨曦漫步着

晨曦漫步着，
走出黑夜和朦胧的思索，而你于我的思索之中，
向往着你，亲和的联邦啊！你神圣的歌唱着的鸟！
你，我的蜷伏在灾难时世中的国家，负荷着狡猾、忧郁和所有卑劣和叛逆的你，
我看到了这个最普通的奇迹——一只画眉，我注视着它喂它的雏婴，
这只鸣唱的画眉鸟，它那迷人的曲调和信心，
一直对我的心灵充满支持和鼓舞。

那时我沉思，我感觉，
如果可恶的毒虫和蛇蝎可以变为甘甜神圣的赞歌，
如果歹徒能转变得这样驯良而可贵，
那么我的祖国啊，我可以信任你，你的命运和岁月；
谁说这些就不会成为适合于你的教训呢？
你的未来之歌可能从这些之中乐观而兴奋地升起，
最终飞遍全世界。

达柯他——意大利音乐的圣地

（“我所听过的最好的第十七步兵团乐队”）

和煦的晚风在所有一切的周围盘旋，

岩石、树林、堡垒、大炮、逡巡的哨兵、无边的荒野，
在悦耳叮咚的流泉声中，在长笛和短弓的协作声中，
迷人的、深沉的、汹涌澎湃的、矫揉造作的，
(可是即使在这里也惊人地适合那些从未听说过的含意，
无比地微妙，少有地和协，仿佛生在此，长于斯，
而不适于城市中有壁画的寓所，不适于歌剧院的听众，
声音、回响、飘荡的旋律，似乎在这里真正舒服合适，
《梦游女》的天真的爱，带着《诺尔玛》的痛苦的三重奏，
以及你《殉难者》的感人的合唱曲；)
闪烁在桔黄的夕阳斜照中，
音乐，在达柯他演出的意大利音乐。

而伟大的自然界，这个偏僻地区的幽灵，
在阴郁幽深的蛮荒之地潜行，
它承认不管距离多遥远的友好关系，
(像某种古老的根子或土壤承认它最后孳生的花与果实，)
静静地谛听着，欣喜若狂。

竭你所能

竭你所能，美国，
静静地屹立着，辛勤地耕耘着，眺望着整个世界，
势力、钱财、广土众民，都赋予了你——这些及相似的东西
都赋予了你，

那么，要是你还缺乏一种天赋，该如何呢？(人类永远解决
不了的终极问题，)

如适合你的那种完美的女性的禀赋——如果你缺乏这种禀赋
中的禀赋？

这种崇高的女性，适合于你的美丽、健康和完整？